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大事表卷十七上下

詳校官侍郎臣李封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欸承志

謄録監生臣蔣錦城

春秋大事表卷十七上

國子監司業顧棟高撰

賓禮表

昔者先王為賓禮以親邦國制為朝覲聘問會同盟誓之禮所以協邦交明上下崇體統息紛爭也六年五服一朝又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諸侯則世相朝終其君之世一見而已大行人時聘以結諸侯之

好司盟掌盟載之法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是則朝聘會盟由來舊矣當其時諸侯率天下而羣奉乎一尊天子錫隆施以推恩乎萬國疏數有常期貢賦有常數賚予有常典體統相承尊卑不紊豈非天下為同大一統之世哉東遷而後王政不綱諸侯放恣于是列邦不脩朝覲之禮而天王且下聘矣歸賵矣錫命矣終春秋之世魯之朝王者二如京師者一而如齊至十有一如晉至二十甚

者旅見而朝于楚焉天王來聘者七而魯大夫之聘周者僅四其聘齊至十有六聘晉至二十四而其受列國之朝則從未嘗報聘焉由魯以知天下而王室之微諸侯之不臣概可見矣隱桓之世盟會繁興諸侯互結黨以相軋自莊十三年齊桓為北杏之會而天下之諸侯始統于一無敢擅相盟會歷一百五十六年晉伯衰鄟陵始復為參盟而諸侯之權復散七國之分擾秦雄之并吞實兆于此葢嘗綜一經之始

終而論之由王而伯由伯而為戰國世運遷流殆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夫子作春秋以尊王而其于魯論則深予管仲之伯葢悲王道之不行而以為惟伯猶足以維之也至伯統絶而春秋不得不夷而為戰國矣觀于朝聘會盟而天下之勢由天子而諸侯而大夫屢降益下歴歴可見故備列之輯春秋賔禮表第十七

公朝

霞峯華氏曰僖公朝于王非公之能朝王也天子在踐土在河陽晉文率諸侯以朝王而公亦與朝也又非晉真能尊天子也天王下勞晉侯于踐土晉侯致天子于河陽而因率諸侯以朝也春秋書曰王所非其所也不與王之于踐土于河陽也而天王不當下勞晉侯不當名王其實著矣書曰公朝不與晉之主是朝也而晉文非真能率諸侯以尊天子其實亦著矣然而猶書曰朝至成公朝于京師則并不書朝

何也僖之朝雖朝于外朝也成公會晉厲伐秦道過京師因而朝焉則意不在于朝也春秋誅其意故不曰朝而曰如京師下文又曰公自京師遂會諸侯伐秦而成公簡慢之實著矣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書朝王所者二而皆不于京師書如京師者一而又不以朝此天下之盡無王而春秋所以作也

僖二十八年　壬申公朝于　成十三年三

公朝于王所

陳氏傅良曰外朝王不書書魯以見其餘春秋兩書王所之朝諸説皆主貶晉獨趙氏鵬飛謂諸侯不因晉文之會未必朝也聖人特以顯晉文之功愚謂晉文功之首而罪之魁也當

王所

吳氏澂曰古者天子巡狩方伯率諸侯以朝于方岳之下此禮之廢久矣今一歲之中天子兩受諸侯之朝晉文之心第欲借此以夸諸侯爾然實譎而名則正心非而迹則是故啖氏

月公如京師

張氏洽曰魯從諸侯伐秦未有不由周者秦之伐鄭過周北門則晉鄭與魯可知也故魯與諸侯因講朝禮于京師而後同劉子成子爲伐秦之行春秋以諸侯事周之禮久廢而偶行

楚頹强肆之餘一戰勝之使天下猶知有周此晉文之功也不躬率諸侯以朝天子而屈使就已開後世挾天子以令諸侯之漸此晉文之罪也

亦有取焉

于伐秦之役沒而不書是盡廢其僅存之禮若遂書朝于京師則是舉百年之隆典又非其實故書如京師而不言朝以見其行禮之不專書自京師會諸侯伐秦以見諸侯之行止為伐秦而不為京師而劉子

成子之在會亦削而不書則晉無請命之實意朝王之專禮而伯主摟諸侯以輕王室之罪自見矣

列國來朝

程子曰諸侯雖有相朝之禮而當時諸侯于天子未嘗朝覲獨相率以朝魯得為禮乎

呂氏大圭曰魯之所如者齊也晉也甚則朝遠夷之

君而齊晉未嘗朝魯也魯之所受朝者滕也邾也薛也杞也曹也否則夷狄之附庸而滕邾薛杞曹未嘗一受魯之朝也蓋齊晉盛也楚則所畏也滕邾薛杞則土地狹隘而不能與魯伉矣

霞峯華氏曰凡書來朝貶也諸侯不朝天子而朝同列與不朝天子而受同列之朝其罪均也況旅見乎況以諸侯而受同列之旅見乎交譏之矣蕭叔朝公朝于外非其地也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當朝

而族族而世子攝行于王可也于諸侯不可也

桓二年滕子	來朝	杜氏預曰隱十一年稱侯今稱子蓋時王所黜朱子曰滕子來朝為說甚多或云時王所黜不知當時時王已不行黜陟之典
秋七月紀侯	來朝	吳氏澂曰齊謀并紀而鄭助之紀國度不能自存以魯與齊鄭睦故來朝魯以求庇
桓六年紀侯	來朝	左傳紀侯請王命以求成于齊公告不能家氏鉉翁曰夏會于郕冬又來朝紀之求魯至矣卒不能有益春秋責魯坐受
莊五年郳黎	來來朝	穀梁微國之君未爵命者也孔氏穎達曰郳之上世出于邾邾挾之後夷父顏有功于周別封為附庸曾孫黎來有功春
莊二十七年	杞伯來朝	范氏甯曰杞稱伯蓋時王所黜案杞為二王之後當從公爵自此年稱伯終于春秋中間更貶從子恐亦當從自貶以省貢

或云春秋惡其朝桓然豈有惡其朝桓而并後世子孫盡削之之理或云當喪未君又不見滕侯卒皆不通之論獨程沙隨則謂春秋時小國事大國其朝聘貢賦隨其爵之崇卑以為多寡故往往自貶降以省

鄒國之朝莫之或拯也

秋數從齊桓尊周室王命為小邾子劉氏敞曰未成國謂之郳既成國謂之小邾

賦之說

貢賦恐是如此後面鄭朝晉云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賦鄭初襲用侯禮以交于大國後來益困說出此等話非獨是鄭想當時小小國多如此

僖七年夏小邾子來朝

僖二十年夏郜子來朝

僖二十七年春杞子來朝

文十一年秋曹伯來朝

文十二年杞伯來朝

何氏休曰齊桓公白天子進之

杜氏預曰郳黎來始得王命而來朝

家氏鉉翁曰自周之東以篡得國王不能討而命之者多矣如曲沃武公姓名不登于簡牘不與其封也郳小郳皆存而不削

孔氏穎達曰二十四年傳富辰所云郜初封文王之子聃季之弟

劉氏敞曰公羊以為失地之君非也失地之君何得言來朝

鄭氏樵曰郜有二桓二年取郜大鼎北郜也郜子來朝南郜也單州有二郜城

左傳杞桓公來朝公卑杞杞不共也

案杞于莊二十七年來朝稱伯而此稱子蓋杞以子禮來朝公怒其失禮而是秋遂使公子遂入杞也則凡貶號為省貢賦之說信矣

左傳即位而來朝也

趙氏鵬飛曰諸侯世相朝禮也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其以强弱為判不復顧禮曹文公即位而朝魯未聞魯文公即位而朝曹聖人書之以志禮之變

左傳杞桓公來朝請絕叔姬而無絕昏公許之

范氏甯曰傳二十七年稱子今稱伯蓋時王所進愚謂春秋雖亂世不應倏進倏退如是前此胡為而子之此胡為而伯之至後日又胡為忽子之而未幾旋伯

之杞以微弱小國去周又遠有何交涉而數數得罪于天王又數數邀寵于天王蓋此之稱伯因前此躬以子禮朝魯受魯之伐而不敢不以伯禮來也自後成四年與十八年來朝守其常賦俱稱伯至襄二十

文十二年秋

文十五年夏

宣元年邾子

成四年杞伯

成六年夏六

九年來盟是時杞為晉平公之舅晉為城杞且使魯歸杞田杞扶晉之勢從簡禮以要魯故仍復書子以後終春秋並稱伯蓋因貢賦之盈絀以為升降此情事之顯然者

滕子來朝

左傳亦始朝公也　汪氏克寬曰曹文杞桓滕昭相繼來朝而文公不一修往覲之禮于京師無王甚矣

曹伯來朝

劉氏敞曰左氏以諸侯五年再相朝為合禮非也諸侯于天子五年一朝不得于列國亦用此禮

趙氏鵬飛曰子太叔謂文襄之伯也令諸侯三歲一聘五歲一朝左氏見曹伯

來朝

黃氏仲炎曰邾自僖文之世常與魯抗今宣篡立而反朝之非畏魯乃畏齊也齊悅魯之利邾畏齊之壓而公論不復存矣

來朝

杜氏預曰將出叔姬先修朝禮言其故

月邾子來朝

高氏閌曰天王新即位不朝王而朝魯可見其惟陵我是畏也

成七年夏五月曹伯來朝

趙氏鵬飛曰曹于諸侯未為小國乃征役則上同于衛鄭而朝覲則下比于邾

來朝適合五歲之期遂據以為古制多見其附會而不通矣

成十八年秋杞伯來朝

左傳杞桓公來朝勞公且問晉故公以晉君語之杞伯于是驟朝于晉而請昏

八月邾子來朝

汪氏克寬曰杞邾相繼來朝蓋皆謀從晉

季氏本曰晉悼公初立尤

襄元年邾子來朝

季氏本曰邾子去年朝魯今襄公新立故復來朝以賀之

襄六年滕子來朝

季氏本曰滕向無朝矣此復來朝者以魯睦于晉頗魯以為庇耳

莒蓋亦難矣鞌之戰曹國與齊無憾徒受晉魯之役其餘救鄭伐鄭無敢不從此其名與鄭衛同也而其實勢不支故鄭衛未嘗朝魯而曹屢朝之此其實與邾莒比也

襄七年春郯

小邾子來朝

襄二十一年

厚于魯故二君來修舊好欲依附魯耳

襄二十八年

昭三年秋小

子來朝

季氏本曰成七年吳伐郯郯既從吳至是吳與晉通好遂不禁郯之親魯故復來朝以修舊好

昭十七年春

小邾子來朝

左傳小邾穆公來朝亦始朝公也

秋郯子來朝

家氏鉉翁曰周魯俱衰典

曹伯來朝

左傳曹武公來朝始見也汪氏克寬曰即位三年而來朝此喪畢而入見于天子之禮而以是朝魯得爲禮乎

定十五年春

王正月邾子

邾子來朝

左傳邾悼公來朝時事也

哀二年滕子

來朝

邾子來朝

季氏本曰小邾雖累從晉而列于諸侯而不失事大之禮本魯附庸故耳

汪氏克寬曰自三年來朝至是十有五年再朝于昭公

章闕壞而小國之君乃知前古官名之沿革爲錄之也

來朝

汪氏克寬曰哀公新立故滕頃公來朝自襄六年成公朝魯至此凡七十有三年矣

列國旅見

隱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桓七年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桓十五年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劉氏敞曰兼言之識旅見也非天子不旅見諸侯諸侯相旅見非禮也

杜氏預曰不總稱朝各自行朝禮

陳氏傅良曰旅見非邦交之舊自參以上甚矣

朝不于廟及受世子朝

莊二十三年蕭叔朝公

公羊曰公在外也

何氏休曰言朝公惡公不

桓九年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程子曰春秋之時君疾而

朝于廟綦禮朝聘必受之于太廟歸美于先君且重賓故朝不言朝公聘不言聘公謙不敢以已當之也今公方與齊侯遇穀而蕭叔就穀朝之公偃然受之書朝公以志公爲已修不書來朝以志蕭叔行

使世子出取危亂之道也葉氏夢得曰諸侯朝天子有疾不能朝則使世子攝射姑攝朝于魯是伉天子之禮于諸侯也

禮為已簡文譏之

附列國來朝後

霞峯華氏曰邾子來會不言朝不用朝禮也祭伯來祭公來不書朝不當朝也介葛盧來白狄來亦不書朝不能朝也實來朝而不復其國也並附列國來朝後

定十四年邾子來會公

杜註會公于比蒲來而不用朝禮故曰會

正義云就蒐處行會禮

李氏廉曰莊公及齊遇穀而蕭叔朝公定公大蒐于比蒲而邾子來會公皆非其所

隱元年冬十

桓八年祭公

僖二十有九

冬介葛盧來

襄十八年春

二月祭伯來

正義云以自來為文明非王命

程子曰祭伯畿内諸侯為王卿士當時諸侯不修朝覲之禮祭伯不能輔王正典刑而反與之交故特書以正其罪

桓六年春正

來

程子曰祭公受命逆后而至魯先私行朝會之禮聖人深惡之故先書其來使若以朝魯為主而逆后為遂也

年介葛盧來

公羊曰何以不言朝不能乎朝也

陳氏傅良曰介一歲再至其意將安在乎明年遂侵蕭亟書之譏有以來之也

何氏休曰前公圍許不在故更來朝

孫氏復曰一歲而再來非禮之甚

白狄來

杜氏預曰不言朝不能行朝禮

月實來

杜氏預曰州公自曹來朝不言州公者承上五年冬州公如曹省文也言奔則來行朝禮言朝則遂留不去故變文言實來

程子曰五年冬如曹尚為君也故以諸侯書之今不

能反國則四夫也故名之實不書州亡其國也

公如列國

霞峯華氏曰春秋書公朝王所者二如京師者一而書公如齊十如晉二十一如楚二比而觀之由魯以知天下王室之微諸侯之不臣不待貶而自見矣僖十年公始朝齊自後不朝齊則朝晉知盟主而不知有天王迄襄昭之間伯統亦衰遂旅見而朝于楚知

蠻夷而不知有諸夏此又世運之一大升降也

僖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張氏洽曰僖公始朝齊見于葵丘之後齊桓伯體漸肆諸侯不朝天子而朝伯主自是始矣　李氏廉曰經書公如齊凡十四桓莊之

僖十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張氏洽曰公十年朝齊此又朝齊純用五年一朝之制同于事天子之禮矣　汪氏克寬曰杜氏謂諸侯

僖三十三年冬十月公如齊

高氏閌曰公本事齊逮晉文霸而受盟焉至是晉文已卒齊侯一使卿來聘而公遂往朝之蓋魯因晉喪

宣四年秋公如齊

高氏閌曰公始即位公子遂季孫行父一歲而三聘齊至是亟朝于齊謹事大國以自固也

宣五年春公如齊

左傳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　汪氏克寬曰宣公五如齊惟此年踰時至夏而始返經雖諱止公之跡而比事觀之其實亦

編四書如皆非朝也獨此為朝齊之始僖如齊三宣如齊五昭如齊二

宣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范氏甯曰有母之喪而行朝會非禮

五年再相朝禮也何休謂合古五年一朝之義皆非是周制諸侯邪交但曰世相朝爾

宣十年春公如齊

王氏貫曰比年朝正事齊如事君

既伐邾矣故懼晉而改事齊也

夏公如齊

胡傳宣公深德齊侯之能定其位故生則傾身事之沒則覲往奔喪

昭二十七年春公如齊

季氏本曰公每如齊求納而不能故復居鄆

不可掩矣

冬公如齊

趙氏鵬飛曰公朝齊者二會齊者一齊終無以為公謀故明年遂如晉

已上如齊

文三年冬公	如晉	李氏廉曰文公二年朝晉以及處父盟見辱不書故此為書公如晉之始
文十三年冬	公如晉	左傳公如晉朝且尋盟　案自此年朝晉後至成三年始復朝晉首尾歷二十七年而晉人不見討者以當晉靈之世趙氏當國君
成三年夏公	如晉	左傳拜汶陽之田　家氏鉉翁曰魯宣諂齊未除喪而會既除喪而朝成公事晉率宣公之舊除喪入見之禮不施之王而施
成四年公如	晉	高氏閌曰公連歲如晉者以嘗即楚故也　案是年晉侯見公不敬歸欲求成于楚而叛晉以季文子之言而止家氏鉉翁
成十年秋七	月公如晉	左傳晉人止公使送葬　高氏閌曰公皆不奔天王之喪今乃奔晉侯之喪又為晉人所執使之送葬故聖人于景公之葬沒而不

臣多聞又楚莊暴興而晉方與秦搆難無暇以諸侯為事逮宣公篡立而終身謹事齊晉休于春楚之合而齊魯之黨比在所不問也至齊頃肆毒乙師于楚以伐齊適會楚莊卒乃改用晉師既而棄師大勝乃

之晉篡宣公之世謹事齊而息于晉至未年頃公立魯猶未絕齊成公即位去齊即晉齊伐北鄙以搆恐魯衛助晉戰鞌取汶陽之田遂改其所以事齊者事晉矣

曰甚哉魯成中無所主也始與晉連兵伐齊以有鞌之勝謂當與晉為睦未幾月卒先諸侯受盟于楚猶幸晉人之無討故去年如晉今年又如晉所以救前日匱盟之過一不為所禮又將叛而即楚春秋備書

成十八年公如晉

時悼公新立公如晉朝嗣君

李氏廉曰成

襄三年公如晉

高氏閌曰童子侯不朝王莅不可接以成人之禮也

朝晉使非牽之役魯將改其事齊者以事楚如僖公之以楚師伐齊取穀矣然則牽之功豈在城濮下哉

襄四年冬公如晉

左傳公如晉聽政

王氏樵曰襄公之立至是

襄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左傳公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

其從楚適晉所以深貶之也

襄十二年公如晉

左傳公如晉朝且拜士魴之辱

趙氏匡曰白大

公朝晉者四四年不見歎十年見止惟十八年悼公即位之朝無譏

襄二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左傳拜師及取邾田也　湛氏若水曰朝聘有常期

豈可反朝同列乎

昭二年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案公以晉少姜之喪而特

纔七歲爾

昭五年公如晉

左傳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　汪氏克寬曰昭公如晉凡七至晉而見

昭十二年公如晉至河乃復

左傳取郠之役莒人愬于晉晉有平公之喪未之治

國使聘即須自往拜之是公無寧歲也左氏以為合禮一何謬乎

昭十三年公如晉至河乃復

左傳公如晉荀吳謂韓宣子曰執其卿而朝其君不

年	
昭十五年冬	襄公特附晉之強兵取邾之田而往拜之是交以利而不以義矣
昭二十一年	如晉弔晉以非伉儷辭之而公復使季孫致襚服以終其事先儒謂晉之辭公未為失春秋止罪公輕動耳所謂恭不近禮不能遠恥辱也
昭二十三年	止者一及河而不至者五惟此年得善往返
昭二十八年	也故辭公
昭二十九年	如辭之乃使士景伯辭公于河汪氏克寬曰公之如晉蓋以請季孫也既不得與平丘之盟猶欲托躬朝之禮以請其臣其失進退之義亦甚矣宜其見辭而不入也

公如晉

趙氏鵬飛曰公屢如晉而晉郤之至河乃復以季氏之故也今晉方為魯執季氏而釋之公無所恃晉無所庇故聽公一朝焉

公如晉至河乃復

左傳鼓叛晉晉將伐鮮虞故辭公 家氏鉉翁曰叔孫為政季孫惡諸晉士鞅怒卑已故公為所郤蓋季氏外交強國大夫以脅制其上也 汪氏克寬曰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公羊云殺恥也 穀梁云釋不得入乎晉也 汪氏克寬曰是時叔孫婼拘囚於晉昭公是行本以請婼而懼不見納故託疾而返春秋因而書之以免

公如晉次于乾侯

孫氏復曰公前年如齊者再皆不見禮故如晉此云次于乾侯復不得入于晉也其窮辱若此

公如晉次于乾侯

左傳平子每歲賈馬具從者之衣屨而歸之于乾侯 高氏閌曰公去齊如晉晉復不受諸侯出奔狼狽未有如公之甚者

定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程子曰必晉怒而公往朝焉晉辭公而復故明年因

晉伐鮮虞豈妨于邢文之禮況是年晉實未嘗有事不過託辭以拒公耳

其不得至晉之恥也

會而請盟于皋鼬

家氏鉉翁曰意如之簒皆晉大夫為之羽翼公如晉至河乃復者意如所以搖縱其君使之一切聽已愚案家氏之言最得季之情狀程子謂晉人怒者猶為忠厚之見也

已上如晉

襄二十八年	昭七年三月
十有一月公如楚	公如楚
左傳為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陳氏傅良曰列國之君旅見于楚始于此	左傳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使薳啓彊召公三月公如楚鄭氏玉曰以朝聘往猶曰庶況以臺榭之樂往不待

貶而見矣

已上如楚

天王來聘

霞峯華氏曰春秋天王來聘必書糓梁子曰聘諸侯非正也諸侯朝而王聘正也諸侯不朝而王聘非正也況桓宣篡弑之賊王不討而反聘之乎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魯大夫如京師者僅四而王之下聘有七隱桓之世絶無報聘比事以觀而天王之失道魯之

不臣不待貶而自見矣

經	說
隱七年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程子曰春秋時諸侯不脩臣職朝覲之禮廢不能正典刑而反聘之又不見荅失道甚矣
隱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張氏洽曰隱十年之間宰咺凡伯南季三至魯廷而魯曾不報聘春秋詳書王使則知隱公之罪大矣
桓四年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張氏洽曰糾為天子冢宰不能詔王以八柄馭羣臣乃親奉命來聘魯桓故貶而書名陳氏際泰曰
桓五年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杜氏預曰仍叔天子大夫稱仍叔之子本于父字幼弱之辭也家氏鉉翁曰宰糾名貴者以名為貶仍
桓八年天王使家父來聘	杜氏謂家氏父字季氏本謂父乃名也蓋天子之元士節南山詩自謂家父作誦以究王訩豈有不自稱其名者乎趙氏與權曰

僖三十年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彙纂曰程子以為天王失威福之柄張洽主罪魯當兼用二説

宣十年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天王終以桓公為嫡而可立故糾之聘與賵之歸同聖人終以桓公非嫡而不當立故渠之名與咺之斥同

附　莊二十三年祭叔來聘

穀梁曰其不言使何也不

叔之子少且賤者以不名為貶皆以著其奬逆之罪也

五年之中周三聘魯而魯使未嘗一至春秋傷周責魯之意隱然矣

程氏端學曰魯不過因會盟晉侯朝于王所而已襄王不能正王法而下聘焉已為失道況遣冢宰乎

李氏廉曰糾以冢宰之重而聘桓季子以介弟之尊而聘宣禮益瀆矣

汪氏克寬曰來求止于文公來聘止于宣公錫命止于成公非削之而不紀蓋王命不足為輕重而王亦不復遣使于諸侯耳

正其外交也

王氏樵曰祭叔天子之大夫倘不以王命來則當以祭伯來之例書倘以王命來則當以天王使凡伯之例書今但云來聘見其假王命而私朝也

聘周

霞峯華氏曰公子遂如京師報宰周公也而以二事出叔孫得臣如京師拜錫命也而以大夫往宣公五朝齊而仲孫蔑一如京師襄公五朝晉而叔孫豹一如京師入春秋以後天王聘魯者七而魯大夫如京師者僅四又皆簡慢不恭如此其罪可勝誅乎或曰隱桓之世天王來聘者五魯大夫之報聘者亦無聞焉或者得禮而常事不書乎曰報聘非得禮也王制

諸侯于天子比年小聘三年大聘五年一朝東遷以後諸侯莫朝覲天子蔑如也其卿大夫之聘亦安有合王制而無失禮者哉設隱桓之世魯大夫一如京師春秋必書夫子必存而不削設天王聘而魯一報聘春秋尤必書之以志其非禮而不見于經是僖三十年以前魯實未嘗聘周也入春秋幾百年而後公子遂一報聘猶愈于隱桓之不答聘者矣文元年得臣一拜命猶愈于莊公成公之不拜命者矣又二十

七年而仲孫蔑一如京師其後又五十餘年而始有叔孫豹之聘自是之後終春秋不復聘王矣

僖三十年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杜氏預曰報宰周公之聘又命自周往聘晉故曰遂　趙氏汸曰周禮諸侯于天

文元年叔孫得臣如京師

家氏鉉翁曰拜錫命也在喪不能躬往使臣可也除喪朝王然後于禮為盡而文公循習舊事終不能往

宣九年夏仲孫蔑如京師

胡傳當歲首月公朝于齊而夏使大夫聘于京師比事以觀不待貶而惡見　陸氏九淵曰宣公即位九

襄二十四年叔孫豹如京師

左傳賀城郟也　李氏廉曰魯之聘王止此此後止書叔鞅之會葬而

子有見有貢而無聘問于天子言聘蓋東遷禮失之辭

年兩朝于齊乃一使其大夫聘于周室王迹既熄逆施倒置恬不為異

已

汪氏克寛曰襄之聘晉者九是年春先聘晉冬乃聘王書以著魯之慢王也

聘列國

霞峯華氏曰内大夫出聘五十有二如齊十六如晉二十四如楚一皆著其以弱事強也如宋五如陳如衛如邾各一報聘也公孫茲如牟娶齊如莒行父如

陳聘且娶焉春秋止書如不正其以公事而行私事也

經	說
僖七年公子友如齊	李氏廉曰吾大夫正聘于齊始此　趙氏鵬飛曰自僖三年公子友如齊涖盟聽伐楚之期以後凡三
僖十三年冬公子友如齊	張氏溥曰十年春正月公如齊魯君始朝齊也十三年冬公子友如齊則大夫聘問之常矣自是魯益恭
僖二十八年公子遂如齊	吳氏澂曰魯以楚師伐齊取穀未及報怨晉文既伯齊魯均為受盟之國則齊不敢背晉盟而修魯怨故
文元年公孫敖如齊	何氏休曰譏喪娶吉凶不相干　高氏閌曰會晉歸而復聘齊魯人于是兩事齊晉且圖婚于齊故
文十七年冬公子遂如齊	高氏閌曰公已與齊盟而遂復往者政在遂故也

年公不朝則季友聘終齊桓之世不怠

文十八年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劉氏敞曰公子遂將弒君謀之齊而後決故經書子卒先原其禍亂之始著之也

而齊益驕

文十八年季孫行父如齊

高氏閌曰行父實與弒逆故出姜歸而行父遂如齊恐齊聽夫人之訴而來討納賂以求平也

魯因使公子遂聘齊講好而釋前怨也

宣元年夏季孫行父如齊

左傳納賂以請會

高氏閌曰春秋時國君不以其道立苟得一預諸侯之會他國不得復討其罪

也

公子遂如齊

左傳齊侯會于平州以定公位故襄仲如齊拜成

胡傳再書于策者著其始終成就弒立之謀

宣八年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河乃復

杜氏預曰大夫受命而出雖死以尸將事遂以疾還非禮也

奉使之日以見非常家氏鈜翁曰凡使不書介得臣預逆謀故並書

宣十年季孫行父如齊

齊頃公立而初聘

冬公孫歸父如齊

左傳伐邾故也

高氏閌曰以伐邾故恐齊人以為討二歲之間而公

所以行父不憚自行欲假大國之權以定宣公之位也

成十一年秋叔孫僑如如齊

張氏洽曰蓋謝戰鞌之師捐歸汶陽之怨廹于晉之

襄二十年叔老如齊

杜氏預曰齊魯有怨朝聘禮絕今復繼好息民

王氏樵曰齊屢陵魯及澶

昭九年秋仲孫貜如齊

杜氏預曰自叔老聘齊至今二十年禮意久曠今復修舊好

與大夫五如齊矣

辱而不得已也

淵而始平今叔老之脩聘欲固齊好也

定十年叔孫州仇如齊

杜氏預曰謝致郈也

霞峯華氏曰內大夫如齊二十五因事而往者九逆女三納幣一單伯一葬二涖盟二其正聘于齊十有六莊三十二年慶父如齊穀梁曰奔也不在正聘之

數

又曰魯之聘齊自僖公始以齊桓創伯也經于僖公書如齊者三于文公書如齊者再文十八年春公薨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二卿並出假聘事以行簒奪之謀自是十年之中七聘于齊襄仲行父奔命不遑或一歲再往春秋悉書于冊而遂及得臣行父三人之同惡與齊人納賂黨惡之罪昭然矣至宣十七年斷道之盟魯始叛齊親晉交相侵伐鞌之戰四卿

同將逞其私忿迄成十一年而叔孫僑如始再聘于齊以修前好其後襄公二十年而叔老如齊昭九年而仲孫貜如齊定十年而叔孫州仇如齊或二十年而一聘或三十年而一聘云

僖三十年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王氏樵曰晉未聘魯魯初往

僖三十一年公子遂如晉　左傳拜曹田也　鄭氏玉曰魯遣使拜分田

文五年夏公孫敖如晉　高氏閌曰王含且賵又來會葬矣捨天王而謹事晉

文六年秋季孫行父如晉　汪氏克寬曰文公即位六年再朝于晉而貴卿比年

文十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　時齊商人弑其君舍舍為

經	說
秋季孫行父	聘故左傳曰遂初聘于晉周先聘魯魯本欲往報故左傳曰將聘于周不專于王室直書而義自見
宣十八年公	之賜而不請命于周正踰理之復但知有伯而不知有王
成六年公孫	不待貶而惡見
冬季孫行父	往聘過于事天子之禮
成十一年夏	魯甥單伯如齊嗜叔姬齊人執單伯并執子叔姬故行父如晉以請于齊也張氏洽曰魯不能以義討而反因晉以求齊行父為大夫不能請討弑君之賊皆罪也

事	註
如晉	左傳齊人侵我西鄙故季文子告于晉高氏閌曰一歲再如晉皆為齊故
孫歸父如晉	胡傳宣公因齊得國故刻意事之雖易世猶未息及頃公怒晉魯上卿而郤克決策討之于是背齊而事晉 案宣公聘晉止此一事
嬰齊如晉	汪氏克寬曰二年三年公兩朝晉此年嬰齊行父又兩聘晉魯讎齊而倚晉為援故君臣亟行迭往
如晉	賀晉遷于新田
季孫行父如晉	黃氏仲炎曰晉人止公九月而後歸之然猶亟于聘魯者疑其叛而要結之也魯侯被晉之辱然猶繼朝而聘晉者畏其威而謟事之也

襄四年夏叔孫豹如晉	左傳報知武子之聘也　是時晉悼初立修禮于諸侯襄公凡九聘晉始于此年
襄五年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	左傳覲鄫太子于晉以成屬鄫　杜氏預曰巫受命于魯不書及比之魯大夫　劉氏敞曰鄫不勝莒魯之患求為附庸
襄六年季孫宿如晉	李氏廉曰五年九月戚之會穆叔以屬鄫為不利使鄫大夫聽命于會是年莒人滅鄫晉人以為討故季武子如晉謝亡鄫
襄九年夏季孫宿如晉	左傳報范宣子之聘也
襄十六年冬叔孫豹如晉	趙氏鵬飛曰言齊之見伐故十八年晉率諸侯為平陰之役

于魯以自定故相與往見于晉明年莒即滅鄫則是往爲無益矣

襄十九年季孫宿如晉

吳氏澂曰謝討齊且取邾田也

襄二十四年春叔孫豹如晉

杜氏預曰賀克欒氏也

襄二十八年仲孫羯如晉

左傳告將爲宋之盟故如楚也

襄二十九年冬仲孫羯如晉

左傳報范獻子之聘也

昭二年夏叔弓如晉

趙氏鵬飛曰晉韓起來聘通嗣君也故叔弓如晉以報之

昭六年夏季孫宿如晉

卓氏爾康曰魯受莒年夷之奔時公在晉宿實主之及莒愬晉公幾為晉所止以范獻子之言得歸故武子如晉謝歸公

昭八年叔弓如晉

左傳賀虒祁也

昭二十三年春叔孫婼如晉

以魯取邾師故邾人愬于晉為晉人所執

定六年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左傳季桓子如晉獻鄭俘陽貨彊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

高氏閌曰一卿將命可兼他事豈可每事一卿累數之見二卿為

陽虎所制也

霞峯華氏曰內大夫如晉二十有八會葬三昭二年公如晉晉人辭公季孫宿如晉弔少姜也不在聘數其正聘于晉二十有四

又曰僖三十年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爲聘周之始亦聘晉之始其明年遂復如晉拜曹田丈公之世如晉者五宣公篡立結援于齊亦間晉有內亂故君臣專意事齊而于晉使寥寥焉僅十八年歸父一聘而

已成公嗣立大夫如晉三見于經然晉不以德綏諸侯公數見止辱晉于是失盟主之禮矣其後晉悼修文襄之業使命數來而魯修聘事亦謹襄公之篇見經者九昭公屢朝于晉而見距三聘于晉而執行人專于事大而不知所以自立其見辱宜矣而晉伯亦衰定六年以後魯君臣之如晉者無聞焉

文十一年公子遂如宋	
成五年仲孫蔑如宋	
襄二年叔孫豹如宋	
襄二十年季孫宿如宋	
昭二十五年春叔孫婼如	

左傳襄仲聘于宋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因賀楚師之不害也

左傳報華元也　汪氏克寬曰蔑與華元交相聘問其情厚矣而明年逼于晉令遂興侵宋之師朝玉帛而暮干戈謹于邦交者如是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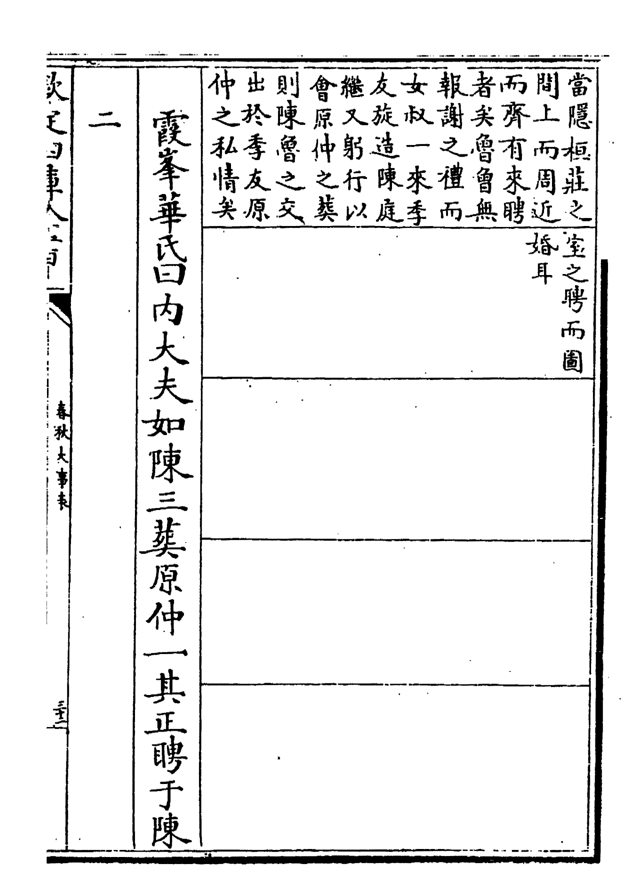
左傳通嗣君也

左傳報向戌之聘也　汪氏克寬曰魯自蕭魚以後連歲與強齊邾莒交兵不遑朝聘往來之事雖向戌來聘而亦未之報今始平于齊遂交好鄰國以尋舊好耳

宋　汪氏克寬曰意如遣公室之正卿為己逆婦專恣甚矣討私邑使公室之卿圍之娶己妻使公室之卿逆之則名雖為臣而實行魯君之事何待昭公孫齊而後專魯哉

霞峯華氏曰內大夫如宋八因事而往三致女一葬共姬一葬平公一其正聘于宋五

莊二十五年冬公子友如陳	杜氏預曰報女叔之聘也李氏廉曰此內大夫出聘之始而亦季氏之始事也
文六年夏季孫行父如陳	左傳季文子聘于陳且娶焉　汪氏克寬曰季友如陳者再今行父之往蓋因其祖之舊好假公



二

霞峯華氏曰內大夫如陳三葬原仲一其正聘于陳

當隱桓莊之間上而周近而齊有來聘者矣魯曾無報謝之禮而女叔一來季友旋造陳庭繼又躬行以會原仲之葬則陳魯之交出於季友原仲之私情矣

室之聘而圖婚耳

昭六年冬叔弓如楚

張氏洽曰楚與吳讎敵之國而昭公婚吳遠楚故申之會魯不與馬令楚復伐吳其惡益遠昭公始通好于楚蓋不待薳啓疆之召已服于楚而將朝之矣

僖二十六年公子遂如楚乞師不在正聘之數

僖五年夏公孫茲如牟	孫茲如牟 左傳公孫茲如牟娶焉 孔氏穎達曰叔孫聘妻已定但卿非君命不得越竟故咨公請使奉君命以聘因自為逆婦
成八年公孫嬰齊如莒	嬰齊如莒 左傳逆也 吳氏澂曰大夫托聘之名而自逆婦者多矣非禮也
襄六年冬叔孫豹如邾	孫豹如邾 左傳穆叔如邾聘且脩平 高氏閌曰公初即位邾子來朝四年有狐駘之戰至是往聘脩平以無忘舊好
襄七年秋季孫宿如衛	孫宿如衛 左傳報子叔之聘且辭緩報非貳也 趙氏鵬飛曰公初即位晉衛俱使卿來聘既而公如晉者再大夫如晉三而衛至七年而始

報之故謝緩報

春秋大事表卷十七下

國子監司業顧棟高撰

列國來聘

汪氏克寛曰經書諸侯來聘三十一齊聘者五晉聘者十有一宋衛聘者各四陳鄭秦呉聘者各一楚聘者三魯以秉禮之國受同列之朝聘而尊王之禮寥寥罕見故悉書以示譏焉晉衛宋來聘連後來聘及盟數之

隱七年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程子曰不稱公子而稱弟者著僖公私于同母卒致其子篡弒之禍

桓三年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左傳致夫人也

杜氏預曰古者女出嫁又使大夫隨加聘問存謙敬序殷勤也在魯而出則曰致女在他國而來則總曰

僖三十三年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吳氏澂曰二十六年有伐齊取穀之怨二十八年晉文既伯公子遂聘齊以解仇而講好越六年而歸父來報公子遂之聘也

宣十年齊侯使國佐來聘

李氏廉曰齊之聘魯五年之再來齊僖糾合之時也歸父之來晉襄未定之時也國佐之來齊頃有志于叛晉也慶封之來齊景初立而有志于爭伯也皆出

襄二十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家氏鉉翁曰齊靈莊相繼魯受兵無寧日景公立始通好春秋書以美之

聘

于私情然春秋之初齊猶加禮于魯至桓既伯僖七年公子友如齊之後魯使之聘齊者二十二而齊僅三至焉亦可以觀世道矣案是年齊頃公初立公既親往奔其父喪又使行父聘嗣君故國武子來報聘

成八年晉侯使士燮來聘

左傳言伐郯也以其事吳故 案是時吳晉未通故郯事吳而晉邀魯往伐之

成十八年晉侯使士匄來聘

左傳拜公朝也 許氏翰曰公朝始至而聘使繼來晉悼之下諸侯肅矣此列國之所以睦而叛國之所以服也

襄元年晉侯使荀罃來聘

徐氏彥曰天王崩而四國得行朝聘者杜氏云辛酉九月十五冬者十月初也四國行朝聘之時王之訃告未至于魯穀註及公羊疏俱同杜說 楊氏士勛曰

襄八年晉侯使士匄來聘

左傳告將用師于鄭 汪氏克寬曰成公末年至襄十一年士匄荀罃士魴凡四聘魯則晉之所以結與國者不亦厚乎宜悼公之得諸侯也

襄十二年夏晉侯使士魴來聘

左傳晉士魴來聘且拜師 杜氏預曰謝前年伐鄭師 趙氏鵬飛曰晉以聘問結諸侯薄往而厚來伯者之術也故冬公如晉

	襄二十六年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左傳晉人為孫氏故召諸	
	襄二十九年	晉侯使士鞅來聘	左傳拜城杞也	
若其聞喪豈天子以九月崩當月即邾子來朝冬初即晉衛來聘魯是有禮之國焉得受之	昭二年春晉	侯使韓起來聘	趙氏匡曰左氏云為政而	
	昭二十一年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杜氏預曰晉頃公即位通	
	文四年衛侯	使甯俞來聘	吳氏徵曰衛自孔達為政侵鄭伐伯主晉會諸侯于	

侯將以討衛 家氏鉉翁曰林父據戚以叛晉人以兵戍之衛人伐戚殺晉戍三百人晉不知自反乃會諸侯謀有討于衛使甯喜來名公當晉平之世强臣僭横倒行逆施卒以此失諸侯

季氏廉曰觀拜城杞之使即私情之不足以令諸侯可知矣

來見禮也棄伯國正卿無有適諸國告為政之理前後為政者多矣何不來乎 黄氏正憲曰晉自趙武與楚狎主夏盟諸侯由此不專事晉韓起代武為政欲致諸侯故親來聘魯起可謂有志于治者矣

嗣君 趙氏鵬飛曰晉至頃公公室日衰六卿日侈頃公拱手爾即位于今五年始出聘諸侯葢伯業既隳諸侯外之彼亦知無求于諸侯故聘好有所不急也 汪氏克寛曰二十三年晉執舍葢原于

垂隴將伐衛幸得陳侯為之請成執孔達以説于晉而後得免甯俞代為政衛服伯主而無事明年春晉遂歸孔達其夏衛侯朝晉至秋而來聘魯焉事大睦鄰以安社稷皆出甯俞之謀夫子稱其知可及者葢

士鞅之怒自是晉之聘魯終于此

如此

襄元年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

左傳衛子叔晉知武子來聘禮也彙纂曰三國朝聘左氏皆以為禮杜云

成四年宋公使華元來聘

左傳通嗣君也

王氏樵曰宋入春秋未嘗聘魯文十一年公子遂雖往而宋不報也華元之來

成八年宋公使華元來聘

左傳聘共姬也

彙纂華元之來蓋圖婚故夏使公孫壽來納幣

昭十二年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左傳通嗣君也

高氏閌曰公始以卿共平公之喪故宋元公嗣位而

莊二十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杜氏預曰季友相魯原仲相陳二人有舊故女叔來聘季友冬亦報聘

王訃未至也公穀俱不發傳而范氏甯徐氏彥楊氏士勛咸主杜氏蓋按日而稽之非臆度也胡傳主說必以為訃告已及恐無所據故從左氏

襄五年夏鄭伯使公子發

其為共公諱昏張本乎

即使來聘

黄氏仲炎曰雖其君使之實出其臣之私大夫交政于中國其見于此乎

莊二十二年 文九年冬楚 襄三十年春 文十二年秦 襄二十九年

外裔來聘

來聘

左傳通嗣君也

李氏廉曰魯鄭自輸平來盟以後未嘗有聘問之使終春秋僅見于此則以悼公之盛諸侯之睦也

荆人來聘

家氏鉉翁曰著其漸盛也李氏廉曰荆之聘魯三始書荆人繼書楚子使椒又繼書楚子使薳罷益進之以漸也其義三傳皆同然荆聘魯而旋有伐鄭之師介朝魯而繼有侵蕭之役

楚子使椒來聘

李氏廉曰晉文襄之盛秦楚未嘗得以爵通也至是椒聘書子術聘書伯雖曰能聘而列國之無伯亦可見矣

楚子使薳罷來聘

左傳通嗣君也

高氏閌曰公踰年在楚楚郟敖新即位故使薳罷來聘以報之

張氏洽曰魯以君行而楚以大夫聘此桓文之所以行乎列國者

秦伯使術來聘

汪氏克寬曰術不稱氏文定謂與楚子使椒一例今考歸櫬稱秦人而此年來聘稱君大夫是亦漸進之矣

吳子使札來聘

杜氏預曰吳子餘祭既遣札聘上國而後死以六月到魯未聞喪也不稱公子其禮未同于上國

秦人歸縱來聘而意在河曲之戰其窺覘之謀離間之術常如此

故自宋之盟楚人行伯主之禮非晉平趙武之責而何哉

來聘及盟

霞峯華氏曰凡聘之志皆譏而聘而及盟尤為非禮聘而盟胡氏以為大夫私盟專命遂事非也何休註公羊以為聘盟兩受命者是矣然大夫有聘無盟以大夫盟公伉也以公及大夫大夫盟卑也凡此類皆當時

諸侯昧于上下之辨而政在大夫所由來也故春秋凡聘而及盟皆不書盟所以深惡之

成三年冬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

成十一年晉侯使郤犫來聘己丑及郤犫盟 高氏閌曰公留于晉者九月晉侯不與公盟乃反公

襄七年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左傳尋孫桓子之盟即成

襄十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 孔氏穎達曰劉蓋魯城外

夫盟

彙纂曰左公羊皆以為尋盟則是二臣之聘盟兩受君命非奉命來聘而擅及魯盟也劉氏敞以為專命生事過矣又謂不繫于國以見遂事之辱不知奉使而來既書晉侯衛侯則及

于國而使大夫盟之晉之無禮于公甚矣

家氏鉉翁曰與三年荀庚來聘而盟書法同荀庚之盟魯自慊其貳求與之盟雖伉也其責在魯今晉厲無禮于公懼公即楚故遣郤犨為此盟其責在晉

三年使孫良夫來聘丁未及孫良夫盟是也林父良夫子

之近地

許氏翰曰不盟於國而盟于劉崇向戍故

汪氏克寬曰不言公見其伉也聘而遂盟已為非禮況以千乘之君而降尊失列與之盟于國都之外乎

盟可不繫于晉衞也

霞峯華氏曰齊之聘魯者五而齊年再來在隱桓之世其後二百四十餘年之間公朝齊者十有一魯大夫之聘齊者十有九而齊使僅三至焉葢其視魯為已卑矣魯朝晉者二十一聘晉二十有四而晉使之來十有一荀庚郤犨之聘而及盟以大夫伉也士燮之聘言伐鄭以伯令徵也惟成十八年至襄十二年悼公復伯以禮覲諸侯故十餘年間而來聘者四外

此昭二年韓起執政以上卿將命庶幾以禮來者乎若荀吳之聘黨叛臣而徵諸侯士鞅之聘責牢禮至十有一則非禮之加抑又甚矣魯于宋衛四也而亦使大夫盟公公又崇宋向戌而與盟于國都之外過矣陳邇于楚故入春秋以來惟一聘魯而在莊公之世荊楚未盛之前鄭懼于楚而自輸平以後亦惟一聘魯而在晉悼之時諸侯方睦之日楚三來聘而浸益強故春秋之書法凡三變説春秋者以為漸進之注

氏曰楚大夫書名書氏自嬰齊會蜀而已然然則挾衆威魯以臣伉君春秋書公子嬰齊亦將謂予而進之乎況薳罷之來報公朝也公踰年在楚幾不得反而楚使一來謂聖人予而進之謬矣故謂以著楚之浸強者其説猶爲近之而秦使術吳使札義同楚使椒當亦非其以能聘而進之矣

閔元年冬齊仲孫來

仲孫何以來齊侯使來聘耳春秋上不書使下不書聘直書曰來誅桓公之心也桓公以聘魯為名而實以窺魯

特會

霞峯華氏曰會有三例特會也參會也主會也其初以諸侯而特會其後以大夫而特會諸侯矣又其後

以大夫而特會大夫矣其初以諸侯而主會其後以大夫而主諸侯之會矣又其後以大夫而主大夫之會而君若贅疣矣其初以諸侯主諸夏之會以攘夷狄其後以夷狄同主諸夏之會而晉楚之從交相見矣又其後以夷狄獨主夷夏之會大合十三國于中而伯主不復與矣懼楚而通吳會吳以謀楚卒之楚敗而吳強而黄池之會諸侯以是終焉通而論之諸侯之特會者多在隱桓以前自有主會無特會參會

者矣大夫之特會者多在文宣以後有大夫特會而後有大夫主會者矣以諸侯而主天下之會自北杏始以大夫而主天下之會自鍾離始以夷狄而同主天下之會自宋始有北杏而後有葵丘之會宰周公至溫之會而天王實狩焉而諸侯之亢極矣然後大夫乘之大夫主天下之會而諸侯失政然後夷狄乘之春秋詳而志之得失之故可考矣

隱九年冬公

隱十一年夏

桓元年三月

桓三年春正

公會齊侯于

會齊侯于防

高氏閌曰齊與公連謀為鄭伐宋也　家氏鉉翁曰左氏云鄭人以王命來告伐宋故冬會于防以謀之桼魯啗于歸祊之利齊背瓦屋之盟連兵而伐與國內揣有愧故相與假王命

公會鄭伯于時來

吳氏澂曰鄭莊以小利餌魯隱既與之伐宋為鄭報怨矣又與之同伐許為鄭益地許與鄭接壤鄭之所利齊魯無與也鄭伯以計鈞致齊魯之君而借其兵

公會鄭伯于垂

張氏洽曰公簒立而懼諸侯討己欲外結好以自固因鄭伯當歸祊以易許田而未遂乃求好于鄭鄭亦欲乘此機以求許田故會于垂

月公會齊侯于嬴

左傳成昏于齊也　杜氏預曰公不由媒介自與齊侯會而成昏　家氏鉉翁曰魯桓懼方伯而乞昏于齊以為此會非媒而昏越境而會皆不以

讙

程子曰齊侯出疆送女公遠會之皆非義也　胡氏銓曰公未親逆自當書逆女必不曰會齊侯此見公因會齊侯而受姜氏耳　案讙為魯地在今泰安府肥城縣西南

非王意也其後伯主挾天子以令諸侯實昉于此

桓十一年公會宋公于夫鍾

力以吞併小國耳 劉氏實曰凡稱會外為主時來鄭地則知伐許鄭志也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闞

桓十二年公會宋公于虛

張氏洽曰宋納突于鄭求

正又曰桓以昏求齊而終殞于齊此天也 案嬴為齊邑在今泰安府治東南五十里介齊魯境上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

桓十五年公會齊侯于艾

孫氏覺曰左氏以為謀定

高氏閌曰公憾鄭忽而欲定突是以不憚屈辱力為鄭請宋亦數與公會皆非為國為民其罪均耳

家氏鉉翁曰二年之間兩盟四會惟宋之故春秋書盟會未有若是頻數者也 汪氏克寬曰宋之會魯將以求賂于鄭魯之會宋將以為鄭免其賂所以終不能降心以相從

闞為魯地

賂而後使之入及突入國之後不能償遂成釁隙桓公屈已往來宋地欲平宋鄭之難不知人之心不親非屢盟數會之所能回也故春秋詳書以譏之

虛龜皆宋地

黄氏正憲曰折闞夫鍾之會是宋欲親魯伐鄭故數會于魯地宋為主龜虛之會是魯欲平宋鄭宋不受平故數會于宋地魯為主 彙纂曰以為魯志者左氏所謂欲平宋鄭也以為宋志者穀梁所謂會者外為

許經無其事此亦未可知也 鄭氏玉曰隱十一年齊魯鄭入許今許叔乘鄭之亂以復其國齊魯不興師以問之則已矣安得反為之會以立其位乎高氏謂魯嘗與齊絕至是復通好彭生之禍兆於

志也二說不同惟黄氏謂始則宋欲親魯繼則魯欲為宋平鄭引宋魯地名為証此為得之

此矣故春秋志之以齊侯為主理或然也

愚案此係齊襄之元年素通其妹欲假此以復為往來之地故喪未踰年即撿棄前怨為此會不四年而遂有彭生之禍詳見齊魯交兵表

此為十八年

桓十八年公會齊侯于濼

杜氏預曰公本與夫人俱至濼公與齊侯行會禮故先書會濼　范氏甯曰實驕伉而不制故不言及　汪氏克寬曰以尊及卑曰

莊二十七年公會齊侯于城濮

杜氏預曰將討衛之立子頹也　張氏洽曰城濮衛地齊欲討衛而會魯于此定其交而後加兵于

宣元年公會齊侯于平州

左傳以定公位　張氏洽曰會者外為志魯宣欲求寵以定位而書齊惠之志以治黨惡之罪與桓公鄭莊垂之會一也

定八年公會晉師于瓦

左傳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公會晉師于瓦　程氏端學曰義在公會晉師故不書晉卿名以諸侯之尊越國會諸侯之師一

會濼之張本

定十年夏公會齊侯于夾谷

趙氏匡曰經不書盟傳何得云盟蓋左氏欲以歸汶陽之田歸功于夫子故謬為此說殊不知要而得之

及及者為主僖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以公及夫人夫人不敢專行也桓公與夫人姜氏如齊若曰夫人專行而公從之也

人見其謀之嗇也

已上特會中國諸侯

隱二年春公會戎于潛	
哀七年夏公會吳于鄫	
哀十二年公會吳于橐皋	見魯之微弱二見當時惟知附勢而不顧理之不可也
	非聖人之正也

何氏休曰書會者惡其虛内務恃外好也古者諸侯非朝時不得越竟

高氏閌曰吳欲伯諸侯魯先往會之

家氏鉉翁曰晉衰而即齊景死而事吳趨利棄信春秋所惡也

已上特會外裔

成二年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季氏本曰成公以周公之

桓十年秋公會衛侯于桃邱弗遇

杜氏預曰衛侯與公為會

裔諸侯之望下與楚大夫會辱已甚矣

期中背公更與齊鄭故公獨往而不相遇也

霞峯華氏曰經書公特會者二十與中國諸侯會十四會師一與外裔會三會楚大夫一會而弗遇一

內大夫特會諸侯

文元年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文十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

宣十四年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宣十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昭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吳氏澂曰凡魯卿會外君直書不隱以見其非

程氏端學曰諸侯非王命自為會罪也況魯國有喪以大夫而會伯主乎

左傳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于陽穀請盟齊侯不肯

汪氏克寬曰齊特以勢軋魯而脇文公之親至非果能以大夫不可伉諸侯之禮責魯也及襄仲納賂則貪于利而從之矣

張氏洽曰宣公之立公子遂主之故其父子常親于魯而齊亦不復計等列之不班從而與之會

黃氏仲炎曰楚子在宋兵未及魯而望風納賄惟恐或後見魯君大夫苟免自營怵于威武之甚也

孔氏穎達曰此與宣十五年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同楚子在彼魯敬大國自往會之非楚子召使會

許氏翰曰楚既滅陳威震諸夏是以無所號名而諸國之大夫會之

哀六年叔還會吳于柤

許氏翰曰叔還以吳在柤故往會之始結吳好也

案禮卿不得會公侯大夫專會公侯政安得不自大夫出乎

襄五年仲孫蔑衛孫林父

會吳于善道

杜氏預曰吳先在善道二大夫受命于晉往會之故曰會吳　汪氏曰是旅見于吳也

內大夫特會大夫

文十一年夏　叔仲彭生會

宣十五年仲　孫蔑會齊高

成五年夏叔　孫僑如會晉

襄十九年叔　孫豹會晉士

昭三十一年　季孫意如會

參會

晉郤缺于承筐	王氏樵曰大夫交為會禮以謀國事諸侯之政大夫擅之矣此大夫特相會之始
固于無婁	趙氏鵬飛曰高固蓋昏于魯知齊之謀會于無婁為魯謀而解齊之紛也家氏鉉翁曰高固自以國事出宣使大夫俟之于途諂事外臣書之以貶
荀首于穀	左傳晉荀首如齊逆女故宣伯餞諸穀穀齊地汪氏克寬曰自文十一年以後大夫會大夫率以為常矣
句于柯	許氏翰曰襄公之時政在大夫甚矣專相為會故詳錄之
晉荀躒于適歷	汪氏克寬曰大夫交為會禮雖以謀國事亦亂之階也況意如逐君之賊乎春秋直書于策不待貶絕而惡自見矣

霞峯華氏曰經書公參會者十特會者離會也兩君相見也三以上為參伯者主其會為主瑣澤左氏以為合晉楚之成晉伯衰矣黄池之會吳主會而春秋先晉晉既不復能主春秋又不與吳為主則亦參會而已矣

隱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
桓二年二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
桓三年六月公會杞侯于郕
桓六年夏四月公會紀侯于郕
桓十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邱杜氏預曰尋九年會于防謀伐宋也家氏鉉翁曰冬甫會齊于防春又會齊鄭于中邱惟利是趨春秋聯書之所以貶也

桓十六年春

以成宋亂程子曰宋弒其君而四國共成定之劉氏敞曰左氏謂成為平非也朱子曰春秋大義數十如成宋亂宋災故之類乃是聖人直著褒貶

成十二年夏

彙纂曰左穀作杞公羊作紀程子以為杞稱侯皆為紀當以公羊為是蓋齊魯方睦紀與郲皆畏齊故會魯而求庇也高氏閌之說得之

定十四年公

左傳紀來諮謀齊難也孫氏復曰此與三年會郲同旨

哀十二年公

杜氏預曰以曹地曹與會吳氏徵曰前年魯鄭同救紀而敗齊衞之師蓋虞齊衞報怨故為會以謀之曹素與魯協故會鄭于其地季氏本曰曹在衞南東北為齊衞界亦齊衞之往來

哀十三年公

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左傳謀伐鄭也　孫氏覺曰二年之間會盟侵伐皆為納厲公突蓋突猶居櫟忽未出奔故諸侯謀伐忽而納之爾

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彙纂曰西門之盟左氏備載其事而不見于經蓋晉楚為成春秋惡之故聖人削而不書瑣澤之會經書魯與晉衛而不及鄭伯傳載鄭伯如晉而不及魯衛

會齊侯衛侯于牽

左傳謀救范中行氏也　案牽為衛地在內黃之西南濬縣之北

會衛侯宋皇瑗于鄖

左傳吳徵會于衛秋衛侯會吳于鄖公及衛侯宋皇瑗盟而卒辭吳盟

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汪氏克寬曰春秋先晉以存中國之名而書及以著兩伯之實穀梁謂嘉其尊王故進而書子使夫差果能尊周則當序單平公于吳晉之上如葵邱宰周公

故劉氏敞以為傳未足信然春秋事據左氏今仍存之

之例矣

外特會參會

定十四年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左傳范氏故也

宣十一年秋晉侯會狄于欑函

陳氏傅良曰楚方倡義于

桓二年蔡侯鄭伯會于鄧

季氏本曰蔡鄭鄧三國皆在楚北境而鄧尤近楚是

定十年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家氏鉉翁曰前此齊與鄭

家氏鉉翁曰春秋初年諸侯連兵助亂及桓公之伯明分義以示天下此風頓革今齊侯欲復祖業而率與國使助叛人世道至是一變春秋降而為戰國矣此特會也

天下而晉欲致于欑狄至往會焉晉卑甚矣此晉與狄特會也

時楚始僭稱王憑陵江漢鄧先患之故為地主而會蔡鄭于其國此參會也

衛盟鹹盟沙矣今三國復為此會無所憚于晉矣

案外諸侯相會不書必關天下之故而書會鄧始懼

楚世道之一變也會洮會安甫黨亂臣而叛伯主天下自此無伯世道之又一變也

特盟

霞峯華氏曰書及内為主也書會外為主也隱元年及邾儀父桓元年及鄭伯閔元年及齊侯皆書及誌内之急于盟也盟戎書及責在内高氏謂深責中國而不罪夷狄是矣襄三年公及晉侯盟長樗公朝晉而盟也朝晉而盟者三皆諱不書公獨此書公及異

乎襄靈之及盟也與內為主而書公及者異矣會齊盟者四艾之盟齊僖求伯之初也柯與扈齊桓圖伯之初也于黄齊景爭伯之初也皆齊志也會鄭盟者一鄭突始篡而求盟也會邾儀父盟趡趡魯地彼來而我會之故書會是皆以外為主矣

劉氏敞曰盟者何殺牲載書而約也會者何約信命事而不殺也古者六歲而會十二歲而盟亟會盟非禮也

隱元年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左傳公攝位而欲求好于邾

李氏廉曰胡氏以及字罪公蓋用杜氏預即位求好之說豈非隱公之立上不請命内不承

隱二年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程子曰戎滑夏而與之盟非義也

隱六年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杜氏預曰春秋前魯與齊不平今棄惡結好

趙氏鵬飛曰鄭故也自三年石門之盟齊鄭為與國齊將救鄭則地以于魯不

桓元年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胡傳垂之會鄭為主也故稱會越之盟魯志也故稱及鄭人欲得許田以自廣是以為垂之會桓公欲結鄭好以自安是以為越之

桓二年公及戎盟于唐

李氏本曰懼戎為患復脩舊好

圖亦待茲盟以自安耶

桓十二年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左傳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于武父

趙氏鵬飛曰

桓十七年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趡

吳氏澂曰隱元年及邾盟

求魯無以救鄭鄭來渝平齊為之謀也故鄭使反命而齊為艾之盟

莊十三年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左傳始及齊平也

孫氏復曰公不及北杏之

盟

莊二十三年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程子曰要結姻好也

閔元年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左傳請復季友也

卓氏爾康曰是時閔公八

公四會兩盟皆以平宋鄭今宋不肯平乃寒前日之盟盟鄭突而謀伐宋

蔑七年而隱公伐邾桓公八年又伐邾邾魯不通久矣至桓十五年同牟葛朝魯乃始尋蔑盟而平其再伐之怨故邾來魯地受盟汪氏克寬曰是年八月即伐邾則趙盟不待貶而惡自見

會桓公既滅遂懼其見討故盟　孫氏覺曰魯齊世讎小白之入魯納子糾至于屢戰至是齊桓求伯欲與魯平故為柯之盟朱子曰凡事當權時勢義理今桓公名為尊周室若魯不赴非是叛齊乃叛周

汪氏克寬曰諸傳皆謂莊公受制于母俾娶仇女今考莊公以丈姜婁後求婚于齊自盟防而會遇者三自納幣而如齊者三汲汲奔走不憚煩勞而且盛飾稱宮以夸示其配此縱欲而不能自克爾非迫于義

歲耳哀姜慶父當國豈欲季友之歸者故陳氏以為國人為之臨川吳氏因謂魯之世臣有如衛石碏者為此謀深得當時事情但季友既出奔豈有如石碏者能自安于內以經傳推之時陳方為齊所厚且與

也

而不敢違也

魯交好季友一再如陳蓋有所托此盟亦季友援陳人以請于齊桓耳

襄三年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

杜氏預曰晉侯出其國都

定十二年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黄

杜氏預曰結叛晉也

與公盟于外家氏鉉翁曰魯君童稚之年晉悼勤于用禮書以美之

汪氏克寬曰此齊魯爲盟之終也固叛晉之交而晉不復能伯矣

外諸侯特盟

陳氏傅良曰外特相盟不書必關于天下之故而書莒紀無足道也齊鄭合天下始多故矣天下之無王鄭為之天下之無伯齊為之也是故書齊鄭盟石門以志諸侯之合書齊鄭盟于鹹以志諸侯之散是春

秋之終也

吳氏澄曰齊鄭盟石門繼以宋齊衛瓦屋之盟諸侯之黨合而無王近以胚胎齊霸之糾合矣齊鄭盟鹹繼以齊衛鄭沙曲濮之盟諸侯之黨散而無霸遠已醞釀秦雄之并吞矣閱世變者知之

隱二年紀子伯莒子盟于	密
隱三年冬齊侯鄭伯盟于	石門
定七年秋齊侯鄭伯盟于	鹹
定七年齊侯衛侯盟于沙	嚴氏啓隆曰天下有伯諸
定八年冬衛侯鄭伯盟于	曲濮

吳氏徵曰子伯二字或是侯字之誤
家氏鉉翁曰于蔑内盟之始也于密外盟之始也内外盟必書志東遷諸侯無所統一自相為盟也

程子曰天下無王諸侯不守信義數相盟誓所以長亂故外諸侯盟來告者則書之
劉氏實曰齊鄭之盟春秋亦存而不削者志世變也齊鄭之黨合天下始多故矣

陳氏傅良曰特相盟自齊桓以來未之有于是再見諸侯無主盟矣
李氏廉曰此為齊景圖復伯之始而鄭實左右之自是以後有盟沙盟曲濮會安甫盟黃會牽會洮皆齊鄭糾合之事可與隱公初

侯無敢私相盟私相盟是無伯也故盟洮盟向以齊桓既沒故盟曹南以宋襄圖伯故盟蒲隧以齊景圖伯故同盟于蟲以宋元無伯故今盟鹹復盟沙是鄭與衛皆叛晉也

杜氏預曰結叛晉
高氏閌曰去年公侵鄭今年二卿侵衛皆為晉故去秋又自帥師侵之故二君同為此盟以同其謀

參盟

案陳氏于瓦屋曰諸侯初參盟也有參盟然後有主盟于鄗陵曰此參盟也參盟自齊桓以來未之有也於是再見晉不復主盟也盟主不作而諸侯之盟復相參錯矣大抵兩國相盟為特盟特盟專辭也三以上為參盟參盟衆辭也伯者之盟為主盟主盟尊辭也衆共尊為盟主而聽命焉有主盟而天下之參盟

定于一矣齊桓沒而有曹南之盟宋襄圖伯而不終晉伯衰而有鄟陵之盟齊景假納昭公以糾合諸侯而不果納則亦不足以主盟矣

經	注
隱八年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穀梁諸侯之參盟于是始
桓十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孫氏覺曰去年之冬三國
桓十二年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	程子曰杞侯皆當作紀隱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邱	黃氏正憲曰去年宋與魯陳蔡爲盟今又盟燕將以
桓十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高氏閌曰紀懼齊見蹋每

家氏鉉翁曰參盟宋為首責在宋也來遷之初諸侯猶有未叛王者前年宋首連四國之兵伐鄭今復盟三國之侯春秋于參盟會伐皆以宋為首正其無王之罪

王氏樵曰隱元年及宋人盟于宿已為

之君嘗伐魯而勝矣此復為惡曹之盟以新勝魯而結好耳

陳氏傅良曰此郎之諸侯凡一役而再見者但人之畧之也又曰參盟莫甚于惡曹故畧之

三年紀莒盟于密是時紀謀齊難故魯桓與之盟莒以援之耳

斷齊鄭之道也左氏乃云公欲平宋鄭何也蓋是時齊鄭為黨齊謀吞紀桓公欲援之而不能其欲平鄭于宋者意欲鄭背齊合魯而陰援紀也計亦巧矣

為之備而齊人多詐故為此盟亦之以不疑俾之弛備而不我慮是以尋盟既退魯遂與齊戰于奚二年齊遂遷紀之三邑足知盟之無益矣

參盟之端然宿小國而內稱及外稱人皆微者猶不足紀故穀梁首發義于此

僖十九年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鄫子會盟于邾

昭二十六年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

左傳謀納公也

黃氏仲炎曰宋襄圖伯不能致曹而乃枉駕以盟曹曹弱于宋而且不服況諸侯乎

家氏鉉翁曰宋公書爵予之以伯乎曰望之非予之也齊桓既歿天下不可無伯也

陳氏傅良曰參盟于是再見

王氏錫爵曰此盟蓋齊景假納公之大義以為糾合之謀者也而卒不能納公則爭伯之畧止于如此矣

公與大夫盟

霞峯華氏曰公及大夫盟者六諱公不書者二齊高傒晉處父是也及高傒内為主婚仇人而盟其使以大惡諱也及晉處父外為主朝伯主而盟其臣以國恥諱也内為主者譏在内而高傒之伉亦可知矣外為主者罪在外而公之不能自強亦可知矣

家氏鉉翁曰凡公與强國之大夫為盟不書公及諱强國之以無道加于公也與小國之大夫為盟則不諱公以自欲與之盟非彼要公必欲為此盟也

隱八年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陸氏淳曰莒小國也非大夫敢盟公公自欲與之盟公耳所以譏公之失禮且明非大夫之罪也　家氏鉉翁曰以望國之君

莊九年公及齊大夫盟于蔇

穀梁曰大夫不名無君也盟納子糾也　趙氏匡曰納讎人之子損禮而盟大夫故盟書公及言大夫以明非大夫之罪也所以與于

莊二十二年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

程子曰諱公盟始與讎為昏惡之大也　家氏鉉翁曰魯忘君父之大讎請昏于齊齊使高傒要魯以盟其

僖二十五年冬十二月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左傳衛人平莒于我十二月盟于洮脩衛文公之好且及莒平也　趙氏鵬飛曰莒魯有深怨衛戎斬然在

僖二十六年春正月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

左傳尋洮之盟也　趙氏鵬飛曰莒知魯肯平乎已前日洮之盟已信矣今將與魯為會而已不弱

而盟小國之臣謙而不中禮者也

文二年三月乙巳及晉處

高傒及處父孫氏覺曰莊公忘讎而為齊立君公則有罪矣齊之大夫無君于上以一時之權伉君而盟于蔇公則有罪而大夫無嫌故變例書之

假魯也甚矣春秋書之齊魯均責焉耳若文二年及晉處父盟則專責晉人之無狀故去處父族以示貶

衰絰之中為會于洮以平之而莒不肯信故以大夫聽命焉則夫洮之盟平未成也明年向之會而後成矣

行非所以為平故莒子必親至而二國既從衛弟以大夫與敵而已故聖人兩無貶辭外雖盟大夫內不沒公不以為伉也

父盟

左傳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

陸氏淳曰晉過公令與大夫盟故特書其名以著其罪

張氏洽曰盟于晉之都而君不出恥甚矣故諱之

李氏廉曰處父高傒伉一也處父去氏而高傒存族者彼于防而此于晉也

內大夫盟諸侯

霞峯華氏曰內大夫盟諸侯始于及宋人盟宿宿微國也春秋書之謹其始也至柔會宋公陳侯大夫始出盟公侯矣自是而後公子結及齊侯宋公盟矣公孫敖會三國之君及晉士穀盟矣行父請盟于齊而

商人弗及盟非能謹上下之分也求賂故也納賂而公子遂及齊侯盟矣臧孫許以次卿而及晉侯盟亦棘不已伉乎仲孫貜之盟邾于祲祥何忌之盟邾于拔直畢之耳又其甚者句繹之盟伐國取地以盟其君而公不與聞則世變之極而春秋之書盟亦止此

隱元年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桓十一年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莊十九年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

文二年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

文十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

杜氏預曰凡盟以國地者國主亦與盟案胡傳內稱及外稱人皆微其地以國宿亦與焉有宿國之君也故為春秋內大夫盟諸侯之始

陳氏傅良曰柔者何以大夫會諸侯盟于是始也故貶之至公子結不貶矣呂氏大圭曰以大夫與諸侯盟此不待貶絕而自見者也故內大夫帥師自無駭始內大夫與諸侯盟自柔始

遂及齊侯宋公盟

杜氏預曰盟非魯公意又失媵陳之好故至冬三國各來伐程子曰鄄之巨室嫁女于陳人結以其庶女媵之因與齊宋盟挈之以往汪氏克寬曰

伯晉士穀盟于垂隴

陳氏傅良曰大夫而敵諸侯于是始晉遂以大夫主諸侯也吳氏徵曰晉以士穀主盟魯以公孫敖伉三國之君皆非禮

齊侯弗及盟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丘

王氏樵曰行父請盟則弗及仲遂納賂則俯從商人之為君可知矣見弑于近習宜哉

成元年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高氏閌曰齊怨成矣晉援

昭十一年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

高氏閌曰始也盟浸盟趣

前漢奉世延壽湯矯制發兵蕭望之匡衡謂不可為後法不宜復加爵土先儒謂此春秋譏遂事之法

定三年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汪氏克寛曰魯以大夫而

哀二年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不可緩也故汲汲焉求為此盟

趙氏鵬飛曰魯至是蓋果于絕齊急于求晉矣明年齊伐我北鄙而四卿會晉師為鞌之戰其謀蓋定于赤棘也

是魯君親與之盟今公雖以夫人之喪使臧會盟拔州仇何忌盟句繹直是大夫與君盟而魯邾之強弱可知矣

盟邾君蔑君臣之分也邾隱公父喪纔九月而出會盟薄父子之親也

陳氏傅良曰自是內外盟皆不書不足書也

汪氏克寬曰三卿並將以伐國取地二卿又並盟他國之君是魯之諸卿與列國諸侯無異大夫之強僭極于此時矣

主盟詳五爭盟例不另載

遇

胡氏寧曰古者諸侯或因朝覲或從王命無期約而適值于途必有兩君相見之禮所以崇禮讓絶慢易也故謂之遇周衰諸侯放恣出入無度私為邂逅之約有如適值于途者亦謂之遇非矣

汪氏克寛曰公穀釋名義皆謂不期為遇左氏遇垂梁丘之傳則皆云先為之約不期而會者古禮也私為之約而以簡禮相會者春秋諸侯之禮也非王事

而出預有期約以相會聚乃行古者不期之禮是自欺耳書之所以譏之也垂之遇以三國之君相會亦比于不期而遇其為簡慢詭譎益可見矣凡會莫適為主以爵之尊卑為序爵同則以國之大小為序

隱四年夏	莊二十二年	莊三十年冬
公及宋公遇于清	公及齊侯遇于穀	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左傳公與宋公為會未及	家氏鉉翁曰繼納幣觀社	左傳謀山戎也以其病燕

期衛人來告亂冬公及宋公遇于清

胡傳春秋志內之遇者三而皆書及若曰以此及彼然也志外之遇者三而皆以爵若曰以尊及卑然也皆惡其無人君相見之禮

而書著魯莊之急于得耦而求之惟恐未至也

黃氏震曰公亦自知數會之煩攝而簡其禮

許氏翰曰隱莊之間凡六書遇自閔以後有會無遇

故

張氏洽曰簡禮以議軍旅之事所謂定其交而後求者歟

已上內相遇

經	地	說
隱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垂	任氏伯雨曰齊侯將平宋衛于鄭衛侯既不敢違齊侯之命又不能釋鄭國之怨有異志焉故先遇于清
莊四年夏齊侯陳侯鄭伯	遇于垂	許氏翰曰齊與陳鄭遇垂蓋謀取紀是以紀侯見難而去也
莊三十二年夏宋公齊侯	遇于梁丘	左傳齊侯以楚伐鄭故請會于諸侯宋公請先見夏遇于梁丘張氏洽曰齊不以伯主自居以梁丘近宋而先之也

已上外相遇

胥命

桓三年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姜氏廷善曰春秋方惡盟誓而二國之相命獨能以言相結不事刑牲歃血則

雖未知其事之善惡何如而能不盟則為近正而可取耳

春秋大事表卷十七下